



第四十八期 · 2012年7月 逢單月發行 內明出版社出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抉擇

青楓：很多時候，我們會聽到有些善信說：「算了吧，這是你前世作的業，這次便當消業障好了！」請問大和尚，這樣的看法是對還是錯？

修智：這看法，不對！我們不要動不動便歸咎於甚麼業障。先讓我們弄清楚何謂業。我們所作所行，謂之業。業有善、惡及無記。所指業障，因惡業而受障礙苦果。但是，究竟眼前我們所出現的障礙，是不是真的屬於前世之業呢？

不好好地問個根由便隨便說是業障，是不對的！譬如：我們病了，先得清楚患的是甚麼病，然後對症下藥，這才是正確的做法，如果我們把病治好了，然後說：業障解除了，這實在不正確，因為根本這與過往惡業無關。你精神不振，可能是睡眠不足所致；你倘若患上「脂肪肝」，可能與飲食不當、「中央肥胖」有關，與前世之惡業又有甚麼關係呢！

青楓：大和尚說的有道理，我們不要動不動便講甚麼業障。但如果真的有了業障，我們又如何面對？

修智：我們是可以適當地加以改造的，這就是修行所起的作用。我們應該以後一覺念，對前一妄念，所謂覺悟前非，止惡行善，修福修慧，方為妥當。

青楓：用句現代語說，這叫做「重罪輕受」。我們做了這麼多好事，還會受這樣苦？不是好有好報，惡有惡報嗎？

修智：不能簡單地這樣理解的，所謂「三世因果，六道輪迴」，這是一個因果道理。我們通過修行，得以改造，好比把一匙鹽放進一杯水裏，這杯水必然很鹹，但如果我們再把這鹽放進一大桶清水呢？原有的那一匙鹽，份量雖沒有減少，但鹹味却大大地減少了。我們今生努力修行，前生的罪業得以輕受，就好比一桶清水把原有的鹹味減少了，清水越多，鹹味越淡。道理就是這樣，我們修福修慧即是添加清水而已。

青楓：那我們平日遭遇不如意之事，正確態度應如何抉擇好呢？

修智：我們應該面對現實，考量現前環境，包括人事關係，審慎思惟抉擇之。總之，不得與貪瞋痴關連，尤其是人際關係，倘錯誤抉擇而令多人蒙受損害，則是現前自作業障。



佛
手
花

花的形狀，千變萬化，可以很「寫實」，也可以很「寫意」，甚至是抽象，而且不同的角度更有不同的「形態」表現。

你看這幅「花照」，這朵花像甚麼？從這角度拍攝，它令我聯想到佛手。

這是甚麼花呢？——地湧金蓮！是妙法寺近期最令信眾注目的花朵，請參看本期另文介紹。

妙法寺之地湧金蓮



妙法寺綜合大樓，地下往二樓石級兩旁栽種上一叢叢綠油油類似芭蕉葉的綠葉，當拾級而上之際，這些綠葉給你一個很夏日的感覺。

這是什麼植物呢？修智大和尚曰：「這是地湧金蓮！」

——地湧金蓮？多動聽的名字！但怎麼這大半年來所見，祇是地湧綠葉，金蓮何在？

大和尚曰：「慢慢來，慢慢來！待這些植物適應了生長，金蓮便會來了！」

——呀！來了，來了，

一天，一位同事喜興沖沖地對我說：「來了，來了，快來看呀，地湧金蓮來了！」

她先把拍攝到的照片給我看！——「嘩，嘩！原來是這個樣子！」那放射性的大黃花朵，從葉莖裡放射開來，煞是好看！

此時，祇盛放了兩朵，一旦這梯級兩排綠葉都紛紛湧出金蓮，可想像一下是多麼的壯美！等待，讓我們耐心的等待！

地湧金蓮是雲南傣族佛教稱「五樹六花」之一。他們的寺院裡必須種植五種樹、六種花，分別為：菩提樹、高榕、貝葉棕、檳榔以及糖棕；六花：荷（蓮）花、文殊蘭、黃薑花、雞蛋花、緬桂花以及地湧金蓮。

地湧金蓮，葉形似芭蕉。但沒有芭蕉葉那麼大！果然，它屬於芭蕉科。地湧金蓮有多個別名：千瓣蓮花、不倒金剛、地金蓮以及地母雞寶蘭花。它屬常綠植物，花期亦很長，原本是雲南一帶的野生植物，後來經人工培育下，已成為花卉裡的優良品種。

文：晶晶

圖：文文



佛教園林

日前，友人林張麗琮女士聯同「智度會」多位朋友前來妙法寺，參觀了綜合大樓及我們這個「佛教園林」。

住持修智大和尚這天有法會主持，也抽空與大家在會議室裏聚聚談談。一提起「妙法寺園林」，大和尚真是非常的「可口可樂」，要不是提醒他法會時間到了，他還會與大家談上個把鐘頭。

修智大和尚說：「我是有一個心願，是希望營

造一個真真正正的佛教園林，與佛教有關的花草樹木，如果適合這栽種環境，又可能尋覓得到的話，我都會盡量嘗試移植。佛經裏所提及的各種花草樹木，我們都盡可能種植起來。」

（今期「妙法通訊」剛好向大家介紹兩種妙法寺內正在開花的花卉——「地湧金蓮」與「文殊蘭」。）

本刊記者阿妙

不去爭妍鬥麗的 文殊蘭

文殊蘭，乍看「沒有甚麼特別」，但讓我們細細觀賞，它的特質來了——一條條雪白花條，那傘狀花序散放開來，有一種跳躍動感，它又帶着質樸清香，那份感覺，就好像一位有優質內涵而又並不搶眼奪目地「搶風頭」的人，它不去爭妍鬥麗，它靜靜地，清幽地散放着自己內斂的個性，這不正好使我們想起智慧化身的文殊菩薩麼！

文殊蘭在花形上與蜘蛛蘭相似，因此容易混淆起來。不過，文殊蘭的葉比較潤大，這與蜘蛛蘭的修長綠葉有所分別，但兩者都不是蘭科，它們屬石蒜科。

文殊蘭有很多動聽的別名，譬如十八學士、秦琼劍、文珠蘭等。花期集中在夏季——七月至九月。它的果實也很有特色，圓圓的，很青綠，表面上看來頗有「重量」，殊不知果實內除了種子外，其他的都是海綿質，很輕，可以浮在水面！——有個傳說，就因為這文殊蘭的果實具有浮力，於是從遙遠的印度漂洋過海的漂浮到我國的南方、亞熱帶地區，也因此而在我們這裏落地生根！



文：晶晶 圖：文文



一切智人

放牛譬喻經中，諸放牛人議：我等聞說佛為一切智人，我等是下劣小人，如何審知？倘我等以放牛秘法問之，若能解者，實是一切智人。於是放牛人問佛：放牛人有幾法成就，能令牛群蕃息？有幾法不成就，令牛群不增、不得安隱？

佛答：有十一法。知色、知相、知刮刷、知覆瘡、知作煙、知好道、知所宜處、知好度濟、知安隱處、知留乳、知養牛主。

知色：放牛人知黑、白、雜色。如是比丘知一切色，皆四大、四大造。

知相：牛吉不吉相，與他群合，因相則識。比丘見善業相，知是智人；見惡業相，知是愚人。

刮刷：牛被諸蟲飲血，則增長諸瘡；刮刷則除害，則悅澤。如是惡邪覺觀飲善根血，增長心瘡，除則安隱。

覆瘡：以衣草葉覆牛，則防蚊蟲惡刺。比丘以正觀法覆六情瘡，不令煩惱貪欲、瞋恚惡蟲刺棘所傷。

作煙：煙以除蚊蟲；再則，牛遙見煙，則來趣向屋舍。如是比丘所聞而說，除諸結使蚊蟲；亦以說法煙，引眾生趣入實相舍中。

知道：知牛所行好惡道。如是比丘知八正道能至涅槃，離斷常惡道。

所宜處：能令牛蕃息少病。如是比丘說佛法時，得清淨法喜，諸善根增盛。

知度濟：知無波浪惡蟲處，易入易度。如是比丘能至多聞比丘所問法，說法者知人根利鈍、煩惱輕重，令人好濟，安隱得度。

知安隱處：知牛所住處無毒蟲惡獸。如是比丘知四念處，安隱無煩惱惡魔毒獸，入此則安隱無患。

留乳：取乳時留乳與犢子，則犢母歡喜，續有不竭。如是比丘當知節量，不令施主罄竭，則檀越歡喜，信心不絕，受者無乏。

知養牛主：護大特牛，以守護牛群故。如是眾僧中有大威德大人，護益佛法，摧伏外道，能令眾生種諸善根，隨其所宜恭敬供養。

放牛人聞已，如是思惟：我等所知不過三四事，師輩亦不過五六事。今聞此說，歎未曾有。

（《大智度論》研習之十二）

釋修智（妙法寺住持）



為如來使善說法要

『濁劫惡世中，多有諸恐怖，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我等敬信佛，當著忍辱鎧，為說是經故，忍此諸難事。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我等於來世，護持佛所囑。世尊自當知，濁世惡比丘，不知佛方便，隨宜所說法。惡口而顰蹙，數數見擯出，遠離於塔寺，如是等眾惡，念佛告救故，皆當忍是事。諸聚落城邑，其有求法者，我皆到其所，說佛所囑法。我是世尊使，處眾無所畏，我當善說法，願佛安隱住。我於世尊前，諸來十方佛，發如是誓言，佛自知我心。』

——《妙法蓮華經·勸持品》

法華會上釋迦如來座前，諸大菩薩眾繼續以頌發願奉持是經：

於當來濁惡世時，必定多有恐怖之事，猶如諸邪惡鬼附入其身，罵詈毀辱於我等弘經之人。而我等諸人敬信如來教示，著忍辱鎧，常修慈悲安忍之行，化所難化，為欲演說是經之故，皆當一一安忍此等難忍之事。

我等甚至不敢自愛身命，但為愛惜無上之道，於未來世，護持如來之所咐囑。故此，我佛世尊自當證知，於濁世惡中之有諸比丘等，因為不善了知佛慈方便，本為三乘人隨宜說法。乃生疑心，執權謗實，眉頭顰蹙，惡口罵詈，數數而將我等擯出於大眾之中，遠離僧團塔寺善處。雖有如是等種種眾惡，但因憶念我佛世尊之告救，為持說本經，皆當忍受諸如此類違逆之事。

凡是在任何聚落城邑之中，其或有人為求正法者，我等皆當到其住所，為他宣說佛所囑咐之一乘妙法。基於我等皆是如來傳法之使，處眾演說，雖於濁惡末世，亦無所畏懼，應當善說法要。唯願我佛安住，放心釋念，不必掛懷。

我等今於世尊座前，並對十方遠來諸分身佛，勇發如上深重誓言，諸佛自知我等堅固大願，永不退心。

因此，凡諸於濁惡末世之中，能够不避誹謗加害，誓願奉持宣演此一乘妙經者，皆可稱是釋迦如來之真正法子。尤其於末法時際，能為如來之使，善說法要，普為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方堪名為佛子。

（《妙法寶藏》之四十八）

釋素聞（妙法寺秘書）



禪心是道

有一位女士，儘管她家境十分富有，但內心總是感到不很快樂，人緣也不佳，得不到別人的喜歡。她於是去請教一位禪師，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人緣。

禪師建議她在日常生活中，多講些禪話，多聽些禪音，多做些禪事，多用些禪心。這樣一來，就會得到別人的喜歡，就能廣結人緣。

女士聽後，問：「禪話怎樣講呢？」

禪師答：「禪話，就是說老實的話、謙虛的話、利人的話。」

女士又問：「禪音怎樣聽呢？」

禪師答：「有修為的大德，能把外間一切的聲音，轉化為美妙的聲音。你能把辱罵的聲音，轉化為關愛的聲音；又能把毀謗的聲音，轉化為悲憫的聲音。周邊儘管可能還有些哭聲鬧聲、粗魯無禮的聲音、或醜陋難聽的聲音，但你都能不介意；那就是禪音的境界了。」

女士又再問：「那禪事怎樣做呢？」

禪師答：「禪事就是布施的事、慈善的事、服務他人的事。」

女士最後又問：「禪心是什麼呢？」

禪師答：「禪心就是人我一如的心、聖凡一致的心、包容一切的心、普度一切的心。」

女士聽罷，若有所思所悟。她自此徹底改變自己以前的富貴驕氣，對人總是謙恭有禮、體諒關懷，又經常樂於助人。沒多久。她的人緣果然大為好轉，得到了大家的喜愛和尊敬。

李焯芬（香港佛教學院院長）



「呵佛罵祖」

當我們看到「呵佛罵祖」四字，心底裏會念起一陣迷茫，——佛經常教導我們「尊師重道」，對佛、對菩薩、對諸山大德要恭敬，又怎麼「離經叛道」地說甚麼「呵佛罵祖」？

如果我們探本尋源，把這句「呵佛罵祖」翻出來，可能更教你「嚇一跳」。話說寶鑑禪師回答僧問：「如何是菩提？」他說：「出去，莫在這裏病！」僧再問：「如何是佛？」他說：「佛即西天老比丘，我這裏佛也無、祖也無，達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担屎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薩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紙。……」

你看，這樣的「呵佛罵祖」多「缺德」，他把所有佛經（十二分教）全視為「鬼神簿」。

我們理解這則話，先要「放開懷抱」，不要對那些「駭人字眼」執着不放！

禪宗自從中國化之後，大大地「解放」了。「金剛經」也好，惠能的「壇經」也好，都強調「即心即佛」，強調的是「佛法心中求」，心外種種無非是一種學習的導引，我們是要好好學習，但重要的是：這學習是一個過程，是一個方向，是指路明燈，而最後必須把這些束縛全部解脫，以明心見性為目的。

如果我們從這角度來看所謂「呵佛罵祖」，這不是可以心底釋然，既不「迷茫」，更不會像某些人高呼甚麼「遇佛殺佛，逢祖殺祖」的暴戾嗎？那種無知的暴戾就讓它無知去吧，我們自己心底澄明則可。

陳青楓（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

「佛詞」簡介

河東獅吼

獅吼，在佛教裏是比喻佛陀說法有如獅子吼叫的充滿威攝力。

不過，「河東獅吼」則不是指此，但還是與佛教徒沾上關係，且是與大文豪東坡居士有關的一則典故。

蘇東坡友人陳慥（陳季常），他本身也是佛教徒，自稱龍丘居士，娶了大戶人家的柳氏為妻。她是河東（黃河以東）人。柳氏得知丈夫陳慥宴客時

請了歌妓助慶，醋意大發，不僅怒吼，還以木杖擊牆。蘇東坡為此而寫了一首詩，這詩後來更成了名句——

「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河東獅吼，拄杖落手！」寫得生動，一句「心茫然」，更是描繪得入木三分，果然大文豪也。

一塵不染

今天我們使用的詞語，很多都與佛教有關，又或者是直接從佛教中來，可見佛教對中國文化的融和與影響有多大。

「一塵不染」，今天我們解釋為潔淨，最常見用到的是甚麼「窗明几淨，一塵不染」。

從佛教中理解「一塵不染」，首先明白「六境」、「六識」、「六塵」這三個詞語。佛教把「

色、香、味、聲、觸、法」稱為六境，這「六境」又與「六識」（「眼、鼻、舌、耳、身、意」）相配對。這「六境」受到的污染蒙塵，也就會稱為「六塵」。

能夠做到佛教說的「一塵不染」，這是多麼高的修行，恐怕即使「得道高僧」也難完全做到。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朝着這方向去要求自己。

不拘小節

「孝經」有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於是有人對出家而落髮有微言。

有一對父子同行，在渡江時父親不慎落水，這兒子立即躍下水去，扯着父親的頭髮拉回船上，他還把父親的身體倒轉過來，好讓水從口中吐出。

這老人家救活過來了！如果是死守甚麼「孝道」，父親的頭髮與身體多麼神聖，豈可拉扯，更不能把父親的身體倒轉過來。難道見父親溺水而仍然施施然行個禮，之乎者也地說一聲：「父親大人請保重！」如此，其父必死無疑。

佛典「理惑論」引用這故事而說明「做事要看時勢，要不拘小節」，這才是真正的大品德。出家人落髮，亦作如是觀。

鸚鵡學舌

「鸚鵡學舌」一語與佛教有關，而且是關乎誦經。

「景德傳燈錄」記載：越州大珠寺住持慧海，不准寺中僧人做早課晚課，有僧人不明所以：「為何不許誦經？」於是大珠慧海解釋：祇知誦經，不去理解其意，這與鸚鵡祇會模仿人的聲音有甚麼分別！

這就是「鸚鵡學舌」之由來。不過，這則典故的重點，既不是鸚鵡學舌，也不是不許誦經，重點在勸導我們（又或者說是「提醒我們」）：對佛經佛理要懂得理解、消化，這才是真正的讀經之道，否則，這誦經便真的成了大珠慧海所批評的「客套話」了。

佛像開光

一位善信問起：佛像、菩薩像要不要開光？開光有甚麼作用呢？

開光，我們不要把它神秘化，以為佛像開光了，就是「神靈庇祐」。

開光，其實是一份尊重，我們對佛像恭敬，我們心誠地禮佛，是表示一份敬重，是通過對佛像的禮拜而讓

我們起崇敬之心，以致更好地向佛陀、向諸佛、諸菩薩學習。

此等情形，一如我們對待國旗，國旗本身的材料、製造沒有甚麼特別，但國旗所象徵的意義便值得我們好好地尊敬、反思，藉此而作出內心的觀照，難道國旗也有「開光」嗎？

「佛要金裝」

我們常引用的一句話：「佛要金裝，人要衣裝！」此話重點不在佛而在人也！講的是我們總要好好地整理衣飾，給別人一個好印象！

這裏不妨多說一點，——為何佛要金裝？

用黃金裝飾佛像，是印度佛教早已有之的風尚，佛教傳入中國後，這「佛要金裝」的做法也搬演過來，直到現在依然如此。一般佛像，無論是木雕還是泥塑，鋪的是「薄金」，很薄很薄的，一塊一塊的鋪貼上去，所以也稱之為「貼金」。

有些金裝佛像的金色是兩種層次，衣服部分是閃亮的，這是用金箔鋪貼，但肉身部分的金色較深，很有「肉質」的感覺，這是用「泥金」處理。

何謂「泥金」？是將金箔研碎搓成泥狀然後鋪上去。

據為妙法寺打造佛像的曾師傅說：「泥金」的成本貴得多，但這樣分層次的造起來，真實感也就提高了許多！

我們細意觀賞妙法寺蓮花大殿這座佛像，正好感受到這點——佛要金裝果然不同凡響！

「打擾了！」

很多佛教詞語都在俗世間使用開來，——「當頭棒喝」便是。此語是形容我們執迷不悟之時忽然被警醒，這與「醍醐灌頂」的形容相若。

「棒喝」兩字到了後世的形容，是連在一起使用，不過，最 的源起，是「棒」與「喝」分別開來的，有所謂「德山棒，臨濟喝」，指的是德山宣鑒禪師用「棒」來打醒執迷者；臨濟宗的黃檗希運則以大喝一聲的「喝」來喝醒對方。

「棒喝」便是這樣一分为二、合二為一地作為詞語使用。

看到一則佛門小故事，倒是留下深刻印象——

有禪師帶引一群信眾坐禪，有個別信徒抵受不了睡魔來侵，坐在那裏不停「釣魚」（打瞌睡），禪師非沒有學甚麼「棒喝」，他反而柔聲地向打瞌睡者說：「抱歉，打擾了！」打瞌睡者心生慚愧，立即抖擻精神。

你看，這不是比甚麼呼喝還好嗎？

更重要一點，是這位禪師說這句「打擾了」之時，是真心真意，是出於愛護，這才叫做慈悲。

熊海 的穩中求 變



屈指算算，認識熊海二十多年了，我八四年跟楊善深老師習畫，這之前他已跟了老師兩三年，所以，每次熊海客氣地叫我「師兄」，我總是隨即更正：「你才是師兄呀！」

這不僅是什麼師兄師弟問題，事實上熊海對繪畫沉迷深入的程度，早就「非常師兄」。他打從少年時在父親的鼓勵下已開始習畫。他做人處世，就跟寫畫一樣，總是默默耕耘、一絲不苟，也可以說是一絲不亂的，我從沒有在他的談話中聽過他一句半句「別人是非」，這與楊善深老師如出一轍。

熊海很早已在香港大學的專修學院教授國畫，他的認真態度使他被評為「最受歡迎導師」。除了在「港大」授畫外，他亦在自己畫室裡授徒，但從沒有見過像他這樣的——曾聽他一位學生說：「熊老師不肯多收學生！」「為什麼？」「他怕多收了學生會影響現在這幾位學生的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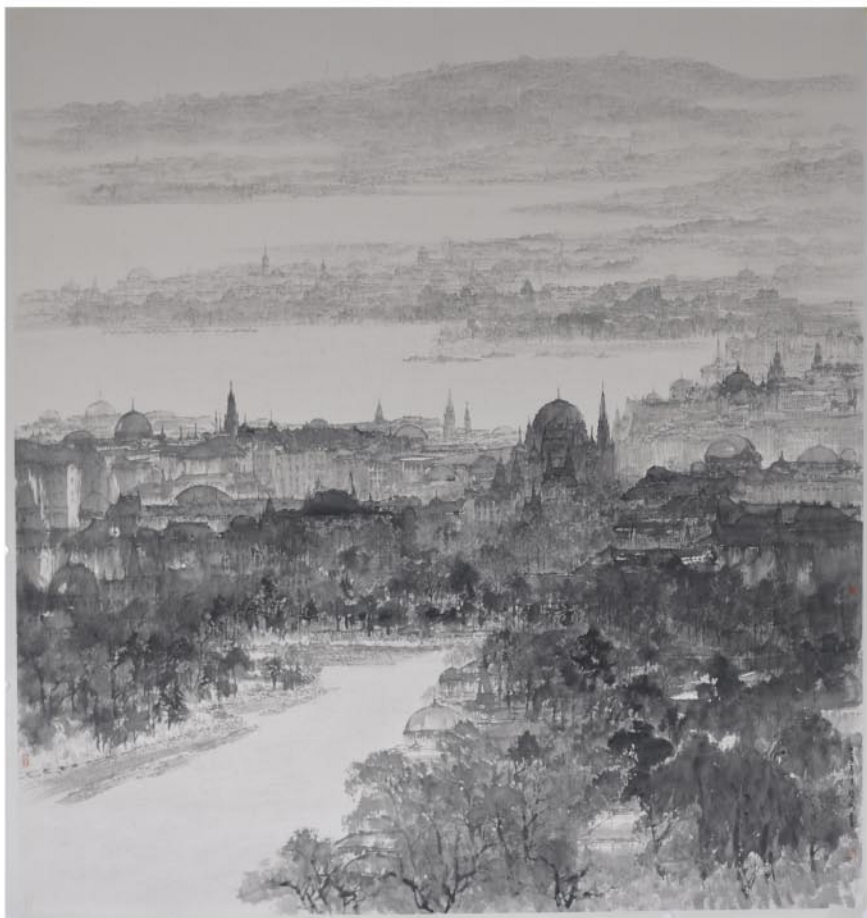
原來他是這樣為他人設想。我禁不住直接問熊海：

「可有此事？」

他以一貫的謙虛兼面紅地說：「不是、不是！我是想騰出多些時間寫畫！」

他寫畫的時間永遠不夠，有一個時期一頭栽進宋畫去，連腸胃也給弄出毛病來了，我甚至對他說：「你再不從古堆裡出來，恐怕出不來啦！」是有點為他擔心，但也擔心得有點多餘，他自己心裡總是清楚明白的，除了在傳統筆墨裡尋覓學習之外，他還經常「變法試法」，而且好些時還能「完全不熊海」地用大寫意大潑彩去寫小畫，那種簡潔流灑的筆觸與墨色，又是另一種觀賞。

現階段，我們看到熊海的作品，是大畫裡的細描細寫，那些像針織刺繡、



綿密而又整齊的筆觸結構，自有他一股獨特的吸引力。不過我總覺得在未來幾年熊海可能會有一次「頓變」。（是「頓變」而非「突變」，不是突然其來之變，而是好像佛教裡禪宗六祖惠能所倡議的「頓悟之變」，——是把過去的經驗在潛伏性中積累起來，然後時機一到便頓然爆出。所謂「頓悟」，也無非像「砍大樹」那樣，我們祇看到最後那一刀砍下去而大樹倒下來，但在這「頓然一刀破倒」之前，其實已經砍上千千百百次了。繪畫的「頓變」道理亦然。）

從這二十多年來的接觸、觀察得到的「熊海印象」，他是一位既不是「標奇立藝」之人，也不是一位「死抱傳統」的人，他是在傳統的根基上尋求自己的「符號」、尋求自己出路的一位藝術行者。

熊海在追隨楊老師上課的日子，我看過他繪寫的動物圖，他一邊看楊師為他修改，一邊聽楊師「說法」。後來，熊海把整副心思都放在山水畫上，他不僅是從老師的山水畫裏學習技法，更多時候是從古畫裡吸收。

與此同時，他也學習上老師「承先啓後」之道，他教授學生也不是要求對方「死跟自己」，而是以啓發為主，讓學生掌握技巧之後走自己的路。

就是熊海自己在畫風上的「求變」，也是潛移默化地學習了楊師的精神。可以說，這種精神正是嶺南畫派一脈相承的學習精神。畫派也好，個人單一的師承也好，最重要的是一份精神的延伸而不僅僅是技巧上的傳授。

陳青楓



宗教與文化的融滙貫通

無論外來的是甚麼宗教、甚麼文化，如果你想「落地生根」，最重要一點，是與當地的宗教、文化，以及當地的民情融滙一體，不能以一個強加於人、唯我獨尊，甚至是「有我沒你」的「侵略」心態出之，如果是這樣，則肯定會失敗收場，鎩羽而回，無功而返。不僅是外來者如此，就是一個民族自身的文化，也必須有共融的雅量才能有更好的發展，譬如儒、釋（已很中國的佛教）、道三者，在中華文化的共同體下發展開來，那才是生命力的延續。

有關這些體驗，我們在佛門寺院看到的楹聯，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首先，楹聯是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特性，在這特有的文化形式下，看其內容表現。楹聯的表現形式，一如人體的骨架，其內容便是依附在「骨架」上的肌肉、脈絡等等，是互融關係，兩者同樣重要。

好吧！讓我們舉列一些佛門楹聯看看——

事在人為，休言萬般都是命；
境有心造，退後一步自然寬。

（安徽青陽甘露寺大雄寶殿）

此楹聯，把儒、釋、道三者的核心價值都凝聚一起，也正正是我們中華文化這悠久源遠的處世之道，眼前有些人遇上不愉快，又或者遇上不幸事

情，總是怨一句「萬般都是命」，這可不是佛教的「教旨」，教旨是甚麼呢？不就是像這楹聯說的話嗎？——事在人為，休言萬般都是命！

至於下聯，則是進一步的開解，——退後一步自然寬！

以下再讓我們看另一副楹聯，這是寫在福建福州湧泉寺彌勒殿上的，很能針對一般人的膜拜心理，這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又或者其他如基督教、回教等等，所有宗教都會對他們的偶像禮拜，這是一份尊崇，祇是有些人在尊崇之外都多了一點「求」的意味。最多「求」的是甚麼呢？

這楹聯這樣寫——

手上祇一金元，你也求，他也求，未知給誰好；

心中無事，朝來拜，夕來拜，究竟為何理由。

這楹聯帶點嘲諷性，不過，我們做人處世懂得自嘲的話，這不僅是氣度氣量，這還會帶來一點反思。如果我們對心儀偶像以敬仰之心而朝來拜、晚來拜，這沒有甚麼不好；即使默然地在心中禮拜，也是大好事！如果你問「究竟為何理由」？那麼理由祇有一個——尊師重道。

雲清佛畫 結善緣

佛畫的藝術世界，本身便多姿多彩，有傳統模式的，有根據心意而繪畫的，當然還有像唐卡那樣的藏傳佛教作品。

在承傳佛畫中，當代有一位心淨氣清的年輕畫人，在其美術專業基礎上，融入他的內心世界，從而描繪出一幅又一幅令人矚目的佛境作品。

這位畫人，名梁雲清，四十三歲，畢業於天津美術學院，是油畫系學生，二十年前，他接觸佛畫後，一往情深，與佛法結下不可分離的緣分，從此在佛畫世界裏作更深入的探求。

我們將於八月二十二日起，為期一個月，在妙法寺展出梁雲清先生約三十幅作品，梁先生屆時也會從天津來到香港妙法寺與善信及畫友們會面，在佛世界裏讓我們結一個雲清氣爽的大好善緣。



梁雲清佛畫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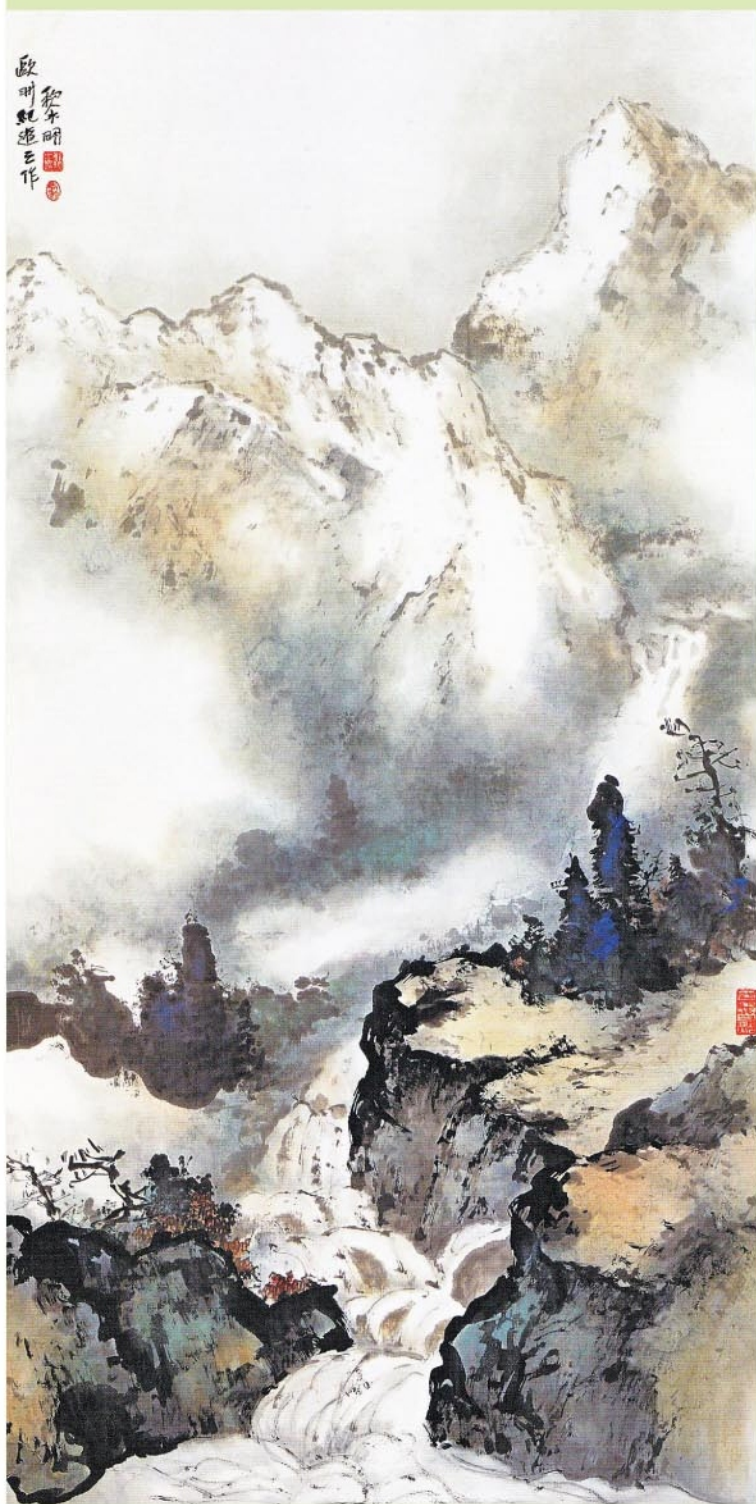
茲訂於八月二十二日起在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藝廊展出梁雲清先生約三十幅佛畫（為期一個月）。

梁先生以虔敬之心透過他的精描細繪，把祥和清淨的佛世界呈現在我們眼前，這是一次難得的共結善緣，敬希垂注！

妙法寺文教發展中心謹啟

若展期有臨時改動，恕不另行通知

黎明 越老越「火」



廿年前，黎明「東山再起」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專訪稿，指出黎先生實在不應「放棄」繪畫，應該加倍努力於畫作，他有良好基礎。

其實，黎先生也不是什麼「放棄」，祇是二十年前他忙於在生活上打拼，先做好那盤生意才能有時間寫畫而已，而那股寫畫之「火」又經常湧上心頭，正如一位畫友說的：你一但愛上了繪畫，你便終生不會放手。

黎明「放手」的是那盤「打字機生意」，隨後他便全力在寫畫、教畫上忙起來了。而他的賢內助也幫助不少，她索性減少自己的寫畫時間而全力為丈夫開拓繪畫事業。在這方面，黎明能專心專意於繪畫而少了繁瑣的人際交誼，倒是要感激這位賢內助了。

不過，筆者還是經常「勸」黎先生：年紀也真的不少了，精力有限，還是留些時間精心地繪畫幾幅大作品吧！

內地流行一個「火」字，相當於我們說的「紅」吧？其實兩字也可以連在一起用，那就稱之為「火紅」。——黎明的作品越來越「火紅」，那是另一性質的「火紅的年代」。我也打趣地跟他說：「你是人越老越『火』！」這個「火」字

可不是「火氣猛」的「火」，而是人越老其作品越受歡迎。

黎明寫孔雀，很具特色，一份雍容華貴的感覺表露無遺，他是比較全面的，花鳥、山水俱見創作豐富，人物畫方面則比較少。每位畫家都有他的個性以及特別感興趣的發展路向。

黎明的山水畫便給你一個個性較強烈的感覺。一看上去便曉得是他的創作，是他的「符號」。看過他好幾幅大山水畫，並不是繁密的細描細寫，能夠在空靈上吸引觀眾，而又不見得荒疏，用恰到好處來形容吧，這是大山水畫難得之處；當他繪寫花鳥畫的時候，卻又顯現出那種熱鬧氣氛，特別是類似「百鳥圖」之類的，在熟練的筆觸下，自有他自己的一派華麗。

歲月真的不饒人了！我最近寫了一幅字——人生至此知何處？清風伴夕陽！

這裏這個“處”字，是“處境”之“處”，把繁重雜務放下，把名利什麼的放下再放下，伴清風，伴夕陽；寫寫畫，看看書，恬淡安逸地過日子！把我此刻的心境，告訴黎明。

陳青楓



一位佛友滿心歡喜的對我說：「我每天都很用功唸經，譬如唸『心經』，開始時每天唸誦一百遍，如今，我每天最少也唸上三百遍。……」

我打斷她的話：「『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作何解？」

這樣實擊一問，她望着我，一派茫然。

我絕對不是好為人師，人家稱呼我一聲「老師」，也心生慚愧！

這裏想說明一點，是眼見不少善信很認真，很虔誠地唸誦經文，但究竟你對這經文有多少理解？你有認真去思考它的內容嗎？不明白之時

有沒有去請教別人，又或者買幾冊有關書本來看？

有些導師很有心地勸信眾多唸誦經文，這固然有好處，但重要的一點却似乎有所忽略，就是引導信眾真真正正地去了解及消化經文，祇有把這些內容真正地化為自己擁有的知識，這才是誦經學佛之道。

關於這一點，千年前的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裏已明確指出，也許我們讀「壇經」時就好像祇口唸佛經那樣，讀過了便算，並沒有放在心上。

「壇經」有這麼一則，僧人法達向師父惠能

經，如何唸？

行禮，並說：「我唸法華經，已念上三千遍！」

惠能對他說：「你即使念上一萬遍又如何？」原因是法達行禮時頭不着地，即是連行禮的禮儀也做不正確，試想，這樣輕率，與祇作「經從口中過，不作心中留」有甚麼分別？確然唸上一萬遍也沒用！

惠能隨後有偈語曰：「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則是告訴弟子法達，「不要空口誦經，還得心裏明白！」法達更進一步追問：「然則，是不是了解經義便可，不必誦經呢？」惠能：「經有何過，豈障汝念？祇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

經轉。」

這就是有名的偈語：「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法華」——指「法華經」，全名便是「妙法蓮華經」，是天台宗所依據的經典之作。

惠能大師這番話，清晰地告訴我們，是迷是悟，全在乎自己，口誦心行，即是言行一致。我們經常誦經，除了禮敬之外，也是為了更好地熟習經文，但必須同時理解經文；理解還不夠，還要在行動上有所依止。

惠能大師這句名言：「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該是讓我們在誦經問題上有所反思了。

妙法寺孟蘭法會通啟

茲訂於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西曆8月25日至30日）舉辦孟蘭超荐法會，於七月十五日（西曆8月31日）舉行孟蘭盆大供，以此功德祝願護法善信，健在者增福延壽，過逝者往生極樂，屆時至希蒞臨禮佛，共襄盛舉，同結善緣。

海會塔拜祭先親時間，由2012年2月1日起為每日上午9時至11時及下午1時至3時；及化寶爐永不再開放使用，敬請垂注。

妙法寺謹啟

二零一二年五月

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西曆8月25日至8月30日）

上午 9:00 至 11:30 佛前大供 延生壇迴向

下午 1:30 至 4:00 往生壇迴向

農曆七月十四日（西曆8月30日）下午六時 大蒙山施食

農曆七月十五日（西曆8月31日）上午九時 孟蘭盆大供

供花/供燈/供果/供齋 / 祝福延壽/超荐先親功德，請盡早登記；功德善款，請以「妙法寺」為抬頭及劃線支票交付；
郵寄地址：新界屯門藍地青山公路18號妙法寺；
查詢電話：24618567

為自己的人生揮一道彩虹

端午節那天，你有什麼節目？到河海灘頭看扒龍舟嗎？扒龍舟在香港越來越國際化了，水面上的臉孔五彩繽紛，與天上七色彩虹相輝映！

端午節這天，我們妙法寺內也有一個小小雅聚，一眾書畫友好，在齋堂吃過午膳後，齊齊到六樓書畫室來。原來，這班「老中青」，都是書畫導師郭洪球的學生，趁着假日，在書畫班房裏切磋揮毫也！

這班「老中青」早有「預謀」，携來一刀已切好的宣紙，等郭導師寫到興起時，排隊領獎矣！

人家端午扒龍舟，他們則端午扒書畫，果然有計。

妙法寺將陸續開辦各類興趣班，為信眾會友多籌辦一些文化活動，你也好為自己的人生揮一道彩虹！



妙法通訊流通處

友生昌筆墨莊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

文聯莊
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30號恒豐大廈2樓

尖沙咀商務印書館
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商場地庫

銅鑼灣商務印書館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號

沙田商務印書館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2樓252號舖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

石齋
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志和商業大廈9樓

集古齋
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3樓

佐敦商務印書館
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

康怡商務印書館
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

屯門商務印書館
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A舖